

## ◆流年碎影

## 瘸叔

石悦

乡亲们喊你瘸叔,那是对你的  
一种喜欢。

原来你并不瘸。那年边境自卫反击战,你的腿胯骨挨了一粒枪子儿,从此瘸了。二十郎当岁的大小伙子,最忌讳别人议论自己的“短”,谁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肯定自找苦吃。有一回,一个新兵蛋子喊了你一声瘸子班长,你不由分说,一掌将人家推了个四脚朝天。

次年,你要求解甲归田,并主动放弃组织安置。我劝你三思而后行,你嘴巴动了动,一个字也没有挤出来。直到我送你行时,你才将憋在心里的一句话吐了出来:老家还破破烂烂,需要有人缝缝补补。

原来,你是孤儿。1960年代初,你出生时,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,母亲舍命将你送到这个世界就撒手人寰,父亲久病不治很快也咽了气。父老乡亲轮流抚养你,百家饭喂大了你,你记着恩,总想寻机会报答。

早春二月,我悄悄去看你,想看个真相,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转过身,望见一个好大的柴草垛,在山腰小路上蹒跚着,移动着。为我指路的大姐说,那就是你。

走近,果然是你,你也看清了我。你将背着的柴草垛就地一扔,大步冲过来,向我立正,敬礼,军味依旧。然后,紧紧抱住我,巴掌拍得我的后背生痛。我抬手拂去你肩上的尘埃,你指尖轻触我乍起的皱褶,我们相拥而泣,又彼此哈哈大笑。

松手后,你把柴草垛解开,分出一大半送到隔壁邻家,你说那里住着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。然后,你拣出一小捆抱进屋里,塞进土灶。费了好大劲,柴草被点着,屋内烟雾缭绕,你蒸的咸鱼腊肉香味扑鼻。

一眨眼,四菜一汤上桌,我给你斟了满满一杯酒,没等我开口说话,你就一口闷下。看着你眉眼弯弯的模样,我心里忽然就被填得满满当当。

酒足饭饱,我们不约而同地将胳膊肘撑在桌子上,双手托腮,面面相觑,想说点什么,却什么也没

有说。

下半夜,我们和衣躺在床上,东西南北地扯淡,忽然你发现窗外刮起了大风,飘起了雪花。你一个跟头翻起身,匆匆忙忙抱起一床被褥冲出门。我紧随其后,看见你钻进一个茅草作墙、蛇皮袋作顶的拱棚。先是弯下腰,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,细细观察着一堆杂木烂草,然后迅速将被褥铺盖上,又找来几根木棍在被褥下面撑着。原来你不想让凛冽刺骨的雪后寒,冻了你千辛万苦培育的菌种。

很快你成了响当当的人物。人家进城打工,你回乡务农。别人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你忙着全村人一日三餐的烟火。乡亲们津津乐道你的故事,常常聚在一起夸你了不起,只是不知你尊姓大名,图个唠叨方便,生搬硬套,用了“瘸子”。

渐渐的,瘸子叔被顽皮孩童喊开来。村小学校长听了刺耳,于是,她退而求其次,要求大家叫瘸叔,少了一个字,多了一些尊敬和亲近。

莫名其妙,我也跟着叫了。叫习惯了,反而觉得“瘸叔”有特色,有个性,别具一格。

三十岁那年,你做了件叱咤风云的事。村里唯一在省城上大学的娃回来没几天,突然被人挟持。娃的奶奶跪在你面前,求你救救孙子。你不顾腿疾,骑自行车就追过去,火急火燎地追了十几里路。学生娃追回来了,派出所的人也接

踵而至。所长说是孩子在学校陷入高利贷泥沼,被几个小混混上门追讨。你一听,怒形于色,为了学生娃彻底解脱,你将自己存在信用社的退役安置费支出了三分之一。

而立之年,你被选为村支书。上任不到三天,就遇到烦心事。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偷禽养场的鸡,被逮个正着。村委会要校长将其开除学籍,校长不忍心找了你。你问明情况,知道孩子在学校是好学生,在家是好孩子,只是为了孝敬病人膏肓的奶奶,才做了傻事。便交待村委主任,说孩子才10岁,未成年,又是初犯,要严管厚爱,不能因一次错,影响孩子一生。

你的人情味,暖了冷规则。

不惑之年,你当上乡党委副书记,板凳没焐热,你就沉到基层的边角角,悉听民声民意。你到一处说一处,美丽乡村建设,路平了,灯亮了,脑瓜子里不能坑坑洼洼、昏昏暗暗啊!你语重心长,说得村干部有的频频颌首,有的脸红一阵白一阵。

过了“知天命”,你辞职回村,其实,你心心念念的,还是喂你百家饭的老家。

如愿以偿,你回到村里做第一书记。一进屋,就与几位村民组长商量兴建“农家乐”。坐在你们的农家乐小院里,望着南来北往的游人,我看到了当下农民的幸福生活。

岁月不堪数,一晃又一秋。一不留神,你年近古稀。迫于老伴和儿女的苦苦哀求,你终于放下所有待在家里安度晚年。经常看到你躺在阳台上的摇摇椅上,或发呆,或读报,或玩手机,夕阳给你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。

瘸叔不瘸,成了当地男女老少  
的口头禅。



江南春

子楚  
摄

清脆如铃,在春风中飘得很远。一旁的秋千上,有人闭目轻摇,任阳光洒满衣衫,有人悠然荡起,越荡越高,仿佛要将一身的疲惫与烦忧,统统荡入风中。

湖畔广场上,风筝竞飞——有展翅的雄鹰,有翩跹的蝴蝶,有长长的蜈蚣,它们在蓝天中争相攀升,迎风猎猎作响,载着心愿与欢愉,仿佛要触到云朵。广场边,光滑的石头错落铺展,大小不一,形态圆润,大人孩童小心踏步其间,张开双臂保持平衡,既活动身体,也考验耐心,欢笑声与惊呼声此起彼伏。

美丽的秦潭湖,是人们心湖上的倒影,是城市边缘的一隅净土。她以树的婆娑,水的柔情、风的轻语、花的绚烂、草的生机,抚慰着每一个走近她的灵魂。如梦如幻,年年岁岁,吸引着一茬又一茬游人,前来赴这一场与山水的约会。

## ◆生活手记

## 春耕第一犁

陈安林

爷爷蹲在院当中,仔细地检查犁辕和木耙,手指敲打犁铧,响起了清脆悦耳的声音,爷爷笑了。爷爷说,这叫醒犁。让沉睡了一冬的农具,晒晒日头,透透空气,经经春风,唤醒它们,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,以便重操旧业时,不拖后腿,不散架。

年前,我高考落榜,在屋里院外瞎晃悠。爷爷说,别晃了,跟我犁地吧!爷爷背着犁,犁弓卡在爷爷的肩膀上,他拖着老寒腿,一颠一颠地,走得精神气十足,我牵着牛犊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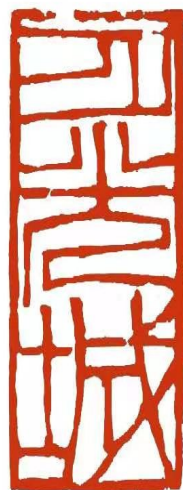
布谷鸟的叫声在田野里此起彼伏,优美的旋律回荡在田园和河畔,那是在催促种地人不忘农时,记住耕种。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爷爷说,你就误时了,看你哥,让他打猪草,他背着筐上山坡看书了,让你打猪草,你筐往地下一撂,跳进河里耍水去了。你哥上大学吃公家饭,你和我一样去捅牛屁股。

爷爷到了地头,放下犁,套上牛犊,开始他的春耕第一犁。爷爷说,犁地要先看看地势走向,一边高一边低的地块,先从低的那边开犁沟,遇到驴脊梁地,要从中间开犁沟。这样犁出来的地才平整。爷爷吆喝牛,甩着空响鞭,舍不得打在牛身上。一犁下去,湿润的泥土被翻得平滑松软。土地里散发出一股腥甜味。小牛犊是年前在牛市上刚买的,爷爷说,生牛蛋子,生性顽劣,只有调教它,才能上套犁地。这时,牛犊只走平地,不走犁沟。爷爷说,这个小畜生,鬼着哩,地沟松软,走着吃力。爷爷让我牵着牛拉犁。爷爷叹了口气,人活一世,不全是平地,生活有时也和犁地一样,要走犁沟,沟沟坎坎总要有。

我牵牛,爷爷甩鞭扶犁。他不住嘴地吆喝着哒哒咧咧的口令,他喊得粗犷豪迈,又带着沧桑。后来爷爷让我扶犁犁地,我扶犁吆喝牛,犁走得歪歪扭扭的,犁杖一下脱了手,牛拖着空犁猛跑,爷爷把牛追回来,又手把手教我,手要抓牢犁杖,脚步不能慌乱。要做到手有力,脚有根,只有这样才能扶稳犁,犁好地。

俗话说,犁地不平,难保墒情。犁过的地,难免高低不平。这时,要用铁齿耙耙一遍,耙是老榆木制成的,形状像皿字,上面安装有二十多根铁耙齿,耙齿有二十厘米左右长。爷爷先把耙摆在地头最佳位置,脆亮的鞭声响过,牛犊奋蹄前冲,这时,爷爷一个箭步跨上耙架,手抓牵牛绳,行进在刚刚犁过的松软的土地上。耙过之处,埋在土地里的禾茬子、碎秸秆,得以重见天日,散发出一股股霉腐加腥气的混合味道。

再过几日,田野又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了,芒种过后,耒铃又该摇响了,春耕就在眼前。春耕第一犁,人生第一课。爷爷的教诲,使我终生难忘。他教我的不仅是犁地,更是做人的道理。



## ◆边走边看

## 春游秦潭湖

方平

秦潭湖宛如一枚温润的明珠,静静镶嵌在安庆东郊的翠色之中。湖光潋滟,云影徘徊,远近游人慕名而来,沉醉不知归路。

沿环湖步道徐行,湖色尽收眼底。岸边绿树郁郁,枝叶层层叠叠,在春日的映照下泛着新生的光泽;桃花与樱花交织成一片粉霞,轻云般落于林间,绯红浅粉,灿若云锦。微风过处,花瓣悄然飘落,铺就一条香径。绿茵如毯,柔柔地铺向水畔,与碧波相接,偶有几株垂柳斜斜探出,嫩绿的枝条轻点水面,撩起圈圈涟漪。

微风拂过,细浪粼粼,层层叠叠向远方推去,那是湖的心跳,沉稳而有力。偶有鱼儿跃出水面,银光一闪,激起清脆的水声,旋即没入深处,只留下一圈圈荡漾的波浪;野鸭贴水疾驰,身后拖着一条细细的水纹。动静之间,满湖生机盎然,仿佛每一寸水面都跳动着春天的脉搏。

草坪上,五颜六色的帐篷错落点缀,如岸边散落的贝壳,又如绿毯上洒下的珍珠。帐内小憩者或倚或卧,捧一本书,听一首歌,悠然自得;帐外孩子们追逐嬉戏,笑声